

四、我在台北搶太陽

阿美，在年輕的時候，我不會留意到冷。我沒有過帽子。沒有厚毛襪。沒有無指手套。可現在我每天在室內打字，手套是必備的，我把無指手套拉到手腕處，我的手腕會冷。我脖子會冷。頭會冷。衣服遮不到的地方都會冷。因為冷，我很早就上床睡。是因為冷，不是因為想睡。一進到雙層的被窩裡，一股溫暖就睡著了。我在冬天迫切找一個媽媽。我不能沒有媽媽。

所以我想寫這樣的詩、想振作起來寫。這樣起飛又降落。全部是坑坑洞洞的。

所有的時間加起來。已經老邁。冷硬。

寫作的地方很陰冷，令我很想睡。每天都很想睡。

這個地方，看到媽媽的身體就沒法專心。

這個地方令人想睡。很雍腫。冬天的一切還是很吃力。

十二、十三度。我已經失去鬥志。手掌像斷掉一樣沒血。在室內把門窗緊閉還是冷。這幾天讓我尤其想離開台灣。回到老家沒有冬天的地方。冬天第一是變重。無可選擇的變重。光是身上的衣服就是一公斤多。還有想睡，胸無大志，變成像動物一樣想和動物緊貼在一起取暖。白天是找阿美這座棕色大山，晚上是緊貼兒子。人失去了獨立行動。我不想和別人講話。不想出門門。不想動。媽媽，這是冬天病。

我開始幻想回老家買房。回老家找工作。幻想退休生活。幻想離開這個變態把貓關在收容所的城市。薑水喝下去的暖度持續不到半小時。身體像斷電一樣難受。特別是我的手腳。找不到無指手套我簡直活不下去了。受不了開了暖爐放旁邊。像個老人一樣。開始像破娃娃那樣打噴嚏。頭腦不太運作好像結冰了。在冬天全部的皮膚都變老了。

這種溫度我完全顧不及要寫作要創作，不管一切去吸在阿美身上去睡覺。啊冷的唯一好處是讓我像動物一樣。讓我體會成為一隻動物。身體總有一部份吸附在阿美身上，鼻子、臉貼著毛最好，好像他是我身體的一部份，那種吸引力令我失去自我，滿頭滿臉的貓毛，變成一隻動物。我的鼻子，我的熱帶鼻子，一碰到冷風就要流鼻水，在家都不想脫下口罩，第一次覺得戴口罩這麼

無感像穿了內褲一樣自然。家裡只有一間房間裝了空調的暖氣，可我不睡那房間，第一次用這種暖氣時我人根本捨不得離開，一會兒就昏昏欲睡，暖或冷都想睡；可這種暖氣很難用，因為貓喜歡進進出出房間，房門關不得。暖氣和冷氣不一樣，你會想開個暖氣暖一下睡覺時關掉，像夏天開個冷氣冷一下那樣；可是暖氣消失的超快，只要停了沒一小時室內變冷了。

冬天病還逼我去開伙，因為實在太冷了，要開火煮東西，我只會煮湯、煮面。冬天不喝湯不行。我的體內快結冰了。我史無前例地每天煮，每餐都想喝湯。最後投降的方式是和暖爐坐在一起。一人用一台。沒法去管浪費電浪費能源的事。冬天到底消耗了多少能量，熱帶不會有這種問題。熱可以忍受，不動就涼了；冷是越坐越冷，雙手冷到無法再坐著。

*

我坐在靠近太陽的地方，在陽台邊的書桌。吸太陽。不管那些無聊的鄰居的眼睛。我在這裡沒穿內衣的打字。讓他們的眼睛去吸垃圾。陽光在外面的葉子上白燦燦。我就有時空錯亂感。好像我回到老家了。我在陽光裡了。一點都不用擔心冷。

打字的時候，太陽透明了外面的全部。透明了台北的混亂、台北的醜陋、台北的噪音。我做了一個夢。我是一隻瘦貓，走在簡陋的路上。我看見牠瘦削的憤怒，離馬戲團不遠。困倦多年的憤怒，鎖在牠眼睛上。迷幻的憤怒，激烈的發癢。在台北明亮的路燈底下。成群的灰塵，成群的發癢。

抖一抖、清一清，全部飛起來，飛成七八個冬天。

管他們去。陽光比冬天好太多了。我在台北搶太陽。搶貓的身體。

只有在這兩樣東西上，我回到了故鄉。我被太陽照到了。身邊的東西都被照到了。

我哪裡都不用去就坐在這裡。就在這房子裡睡覺。偷貓的身體一起睡。我借用貓的身體太多次了。她身上的夏天滿滿。給我拿了這麼多個小時。幾百幾千幾萬次了。她的鬍鬚很適合唱搖滾樂。這足夠人用一千年的旺盛。穩穩地在她身上。成天到晚忙著和這些用了千年的毛衣鬼混。

我在這冬天的房子住了二十年，沒有拜過這神枱上的神和祖先。我每天都縮在冬天的小房子

裡。那神枱上的紅光很刺眼。我先生的媽媽住在那裡，旁邊有一位神我不知道祂名字。這樣小小的房子，很難不吵，大部份的時間她兒子不在，是一個對她完全沒感情的女人住在這裡。

台北的神枱很小，嵌在牆壁上的神枱。下面是一整堆的電器用品。熱水壺、煮水壺、電鍋、咖啡機、磨豆機。神會覺得很燙很吵。不過這是台北的房子很小沒辦法。我顧不了神。這地方太擠了。神根本沒清靜之處。

神枱燈總是亮著。晚上我醒了，神枱燈的紅光在暗夜中像鬼魂一樣漫射在客廳。很多次我把神枱電源拔了，我先生總是大怒，覺得那會倒他的楣，對他們家祖先不敬。

他不在的時候，我就不客氣把電源拔了。還我一片黑暗。

這裡沒有東西被陽光照到過，堆滿滿的家庭雜物在人照光底下。單薄的紅光穿過了全部東西。假的紅色，假的光，摸在手上什麼感覺都沒有。

我每天經過神枱、陌生的祖先牌位。神枱上的灰塵我沒有清過。上面的杯水我沒有換過。我顧不了神。活著要顧的東西夠多了。那些活生生的動物已經深入我心。神枱上天太黑了。台北太黑了。兩三個冬天的黑在一起。台北的神枱像一幅在牆上的畫，久了變成一塊牆。

這附近的住家店家都愛拜拜、愛燒金紙。我們樓下有位鬍子先生，買了超大馬力的電燒金紙爐。超強的火力在燒金紙。細細的灰弄髒了全部的車子，惡臭難擋。還有人會在五樓自家陽台燒金紙。每一家都有一個香爐，香爐好像是大家的必備品。以前我先生也有一個，搬去樓下燒又搬上來。那時他叫我拿水去冷卻，我一桶水直接倒進香爐裡，被臭罵得莫名其妙，和我關掉他的神枱燈一樣。

我們為神枱燈吵架，為燒金紙吵架，為房子裡誰的東西佔太多空間吵。死人的東西和活人搶。東西要挪來挪去，挪到哪裡都不是。這代人都買不起房子。我們這十幾戶幾乎都是三代同堂。房子都是老人的，老人很長命。小孫子在家裡蹦蹦跳跳。上層吵下層、樓上吵我、我吵樓下。沒小孩的家只能默默忍受。

太陽進不來這裡的房子。每一戶外面都掛了超大的冷氣機，都加裝了不透光的窗簾。我想到這些時就想離開這個地方。我不想和神枱的紅光一起睡覺，我不想和前後左右房子的燈光一起睡覺，我想去一個全黑的地方睡覺。天然的全黑，不是用不透光窗簾和冷氣做成的。

在這些三代同堂的老公寓，每一間家門打開東西就像快掉出來那樣。人和東西和神枱和祖先牌位擠在一起擠得滿滿的。外面陽光一身透明，進不去這裡的房子。每一個人從房子裡走出來香噴噴的美美的像怪物一樣；只有那些一天要遛狗三次的人自然一點，在這裡人們都要用力拉著身上的東西。只有我像一隻水蛭，每天吸著貓。

每天晚上，為了讓貓可以自由進出，我沒關房門。神枱燈就會在這小小的房子盛開，宣示祂的主權，神都要和人類搶住。除了人類、三隻貓、還有兩三位神或祖先同住。我第一次覺得我和神枱燈有仇，它剝奪了我的黑夜。不管有沒有拜它，它永遠的發亮。它很省電、沒有壞過，永遠的發亮。

我睡覺的時候把被子蓋在眼睛上，吸飽了貓的花蜜，睡在貓的花苞裡。夢見一個有泥土的房間。神枱的紅光瀰漫。我沒有和我先生的祖先說過話，也不認識那些神。那些勻稱的紅光摸了我全身，摸了我身上的泥土。由始至終沒有說一句話。

我兒子用臭的廁所，用髒的桌子地板，每一樣都比神枱更急迫。家裡的神枱被我荒廢了，荒廢得理直氣壯。台北的全部已經把我耗盡，我沒力拜神，沒力打掃祂。

台北的臉一張比一張更緊。請進站。請感應票卡。啊地下的風、地下的通道、地下的火車每天都在跑。不需要太陽的跑。捷運飛速的噪音一次比一次更大聲。以前不會聽到，現在聽到了。聽到了又在想不要去聽它。即將到站、到站、五種語言重覆。車廂裡裝滿了一張一張假的臉。一張一張沒有臉的脖子、無神的雙眼。很安全，大家都很安全外表很美好的城市。

一上捷運我就開始搖搖晃晃了。全部風景都不好看。習慣客套習慣表面的友善。謝謝關心。謝謝問好。我在這只有一半陽光的地方。台北，這個骯髒鳥籠。一路的台北，見慣了。那些東西和我一直無關。

我坐在室內六盞燈泡下面，光亮醒了我。在台北我沒有丁點陽光，只好用人工的。在強光下我開始打字。我興奮的紀錄這些。不應該被燒掉。只要白光強過神檯燈就可以。我只能用白燈照亮自己。日光燈有多亮你看。把那神檯光趕走了。台北房子寸草不生，只生黴菌，長滿青苔，縮成冬天的小房子。神檯燈又把它們染紅了，變得不紅不綠。貓把我變成精神高亢的子彈。我射了一發又一發，都沒瞄準。我喜歡貓的醜臉，我和神檯沒感情。

兒子卻和神檯燈有感情。我關了他會叫好暗，會和他老爸通報我滅了他家的神檯燈。從他出生到長成人模人樣，神檯的薄紅光是他的夜燈。他習慣了薄紅光滲進他腦幹裡；我是全黑的腦幹。這兩種人注定不一樣。我先生的腦，也是從小被神檯燈浸泡過的。二對一的時候，他們兩就攻擊我。我先生就說我有病。窗檯的金錢樹被颱風吹倒了一半，我先生說會發財的金錢樹。我沒去把它扶起來，倒了就倒了。他會說我滅了他的財路。

台北的窗很難開，舊房子，紗窗一開就整塊掉。他會罵我拆了他的房子。

看看昨天的剩葉，吹一吹也就過去了。

我在台北總要搶太陽，不知道是颱風還是梅雨，已經不去管氣象了。整整七八天沒停過。家裡的地一拖水還是黑的。每天都會除濕出一桶水。濕氣重、灰塵多。沒陽光。對，我等陽光等了八天了。

但是因為有我堅實牢靠的假媽媽，我可以詩意大發。我足足寫了超過一個禮拜。每天寫。寫那些迫害我的事。寫到都不知道人在哪裡了。寫信給泥土。寫信給太陽。

而關於那些詩意大發。看到什麼發亮的東西都想寫詩。小七的招牌。街上的燈飾。交通燈。夜晚的全部的燈。我明白這些都是假的明亮。難道我已經降級到會欣賞假的明亮了。我只想要和我的詩意一起睡覺。睡起來就可以詩意大發。我壯碩的語言正要流出汁液。你強不過命運的模糊的。那樣模糊的東西就是命運。

馬路啊，現在幾點了，我從早到晚都在你的車流中醒醒睡睡。你的靠邊停嘍嘍聲。左轉中，嘍嘍嘍，請注意安全。為你讓路。我穿上我的貓睡衣，回到床上。把外面的鼓聲一次又一次關掉。把那些訓練有素的噪音一個個關掉。濕透的噪音。濕透的風吹雨打。我睡夠了。台北的床。睡夠

了那種濕氣那種做作那種客套。

我聽夠了對面住戶像巨人的咳痰聲、四面八方的家常聊天、練習樂器聲。不管是鋼琴、直笛、小提琴，這裡的小孩都很多才多藝。老人也很上進，學日文做志工顧孫買菜上教堂阿門，他們都急著公告天下自己的生活有多充實。我把自己和兒子換到了家裡更裡面更小的房間更小的床，就為了遠離所有音量。大房空著。那裡從早到晚都聽得見阿姑阿婆阿伯的聊天聲小孩狂哭聲電鈴聲電話聲車聲摩托車聲推車聲。

我們擠進小房間。把自己忙進睡覺裡。黏了一塊月亮在自己頭上。在小房間，我覺得自己睡在一口大棺材裡。在台北我渴望黑暗。我習慣了棺材房。我的身體已經沒法睡在大房間了，在這裡是越小越有安全感。

我先生的神檯燈被我滅了一次又一次，好像我是一個掃把星，滅了他一個又一個的家人。

兒子很高了。家事開得正盛。那些藍在天空的鳥。那些溶在我雙手的家事。被我洗掉的紅光。

一格一格停放好的家事。一次又一次被我關掉的神檯燈。

月亮落在我身上。叫聲狂野的鳥停在後巷屋簷上，飛過台北尖叫的噪音。

我拔掉了神檯燈。都清潔過了。那是我從報紙上撕下來的。撕下來沒有時間去廢話。冬天不用廢話。我經過了台北，經過了全部的貓。我要停在那隻貓頭上，看遠方的海。看世界一身的透明。神的嘴形是安靜的。蜻蜓的嘴巴也是。神會把夢收回去。那些愛一千次的愛、恨一千次的恨。也會被收回去。

神啊，很多蚊子黏在我大腦，請原諒我和台北神檯不熟、和香爐不熟。我的手不會拜拜。已經做了太多粗工了。我相信它們是好詩，是一顆顆蘑菇。這些小東西如此威風凜凜。還是嶄新的神像啊。整齊的排著。縫補的凹痕。一道又一道的。滿懷壯志的詩人。爬過垃圾的螞蟻。我還是和貓一樣不順從。

我要爬進那紅光。用我小小的黑眼睛。用我身上的小行李，用我身上那些從小就除不盡的草。我將隱藏成一條內褲，穿在自己身上。不管神。不管別的人類。我和貓在那裡划船。我身上這快黑腦幹，已經被帶壞了。

用一個黃昏，掉頭就走。

去一個沒有冬天鬼冷的地方。

我和阿美睡在同一隻眼睛裡。一隻舒服的眼睛。已經成為一片鬆掉的乳房。通往廢棄的炸彈。我的台灣媽媽長了一張老人臉。從她出生時這張老人臉就在了。她長大後，每個人見她，都愛問，她是不是很老了。可能因為她長了一張老人臉，我才把她當媽媽的。我不知道原來我這麼需要媽媽。

你去小便。去坐在我眼睛裡。漆上鮮艷。我眼睛更強了。去修理黑暗。去拔了一把草。

烏雲飛快的退去。向太陽駛去了。阿美拿走了我的困倦。把困倦好好地揉一揉。

我們穿上同一條破洞的褲子。掉線的毛衣。我和阿美去散步。那是去找我媽媽的小路。